

小說組  
第1名

## 永夜

牙醫學系四年級 江文慈

「世界總是沒有錯的，錯的是心靈的脆弱性。我們不能免除於世界的傷害，於是我們就要長期生著靈魂的病。」

—《蒙馬特遺書》

「噓！小心！」這是一個吸血鬼猖狂的年代。

\*

一直以來，他都認為自己是一個很平凡的人，只是，有件事始終令他不解。

在餐桌上，每個人總是顯得飢腸轆轆，雖然從小爸媽就不允許任何人在家庭成員到齊前先動筷子，但哥哥總是趁爸媽不注意時偷吃兩口，還不忘對他俏皮地眨眨眼，要他幫忙保密。相反的，若不是爸爸喊開動，他似乎可以一整天都不用吃飯，別人口中的酸甜苦辣他一樣也沒嚐過。不明所以，他的味蕾總是沉睡著，對於各種味道的刺激毫無該有的欣喜反應，粗茶淡飯與山珍海味，對他而言只是擺盤顏色的不同而已。

憶及孩童時期的自己，好像也不曾因飢餓而哭鬧，遑論因美食而滿足。不知打哪兒聽來的，壞掉的時鐘一天也能準兩次，但出了差錯的胃口，卻始終找不到正常的時刻，彷彿連一點點心動的巧合，都被無情的沒收了。如果香味關乎嗅覺，而可口關乎味覺，那麼自己是否同時遺失了這兩樣感官呢？疑惑、沮喪、消沉，最近他總是在用餐時間被這些感覺包圍，而凌駕於這些情緒之上的，是父母毫無所覺的、相同於以往的關懷，而哥哥也和以前一樣，照常在餐桌上和大家分享一天的趣事。

看來應該沒有問題吧！反正這樣的日子都過了二十年了，也不會影響生活啊！是我太大驚小怪了呢！他如此安慰著自己。

\*

於是，他把這小小的不如意，當成溫順性格及規律生活下必然的副作用。

然而，就在那個晚上，假裝著一切安好、控制得波紋不興的心湖，隨著一個正中紅心的石塊，漣漪一圈一圈強勢地往外擴散，擾得他愕然徬徨。

\*

遇上道路施工，不得已只好繞路回家，有別於平常那條人聲鼎沸的大馬路，僻靜的林間小路似乎總帶著一絲神秘與警戒，好像隨時會有東西從樹叢裡竄出來似的。正當他快步通過，想盡早擺脫沒來由的緊張時，一股不在記憶裡的鮮味撲鼻而來，初時是一縷濃香鑽入鼻腔，而後沿著神經竄入大腦，滲入血液滑

過全身，彷彿電流般甦醒了每一個細胞。像救世主的誕生，嗅覺第一次降臨在他身上，他用力地享受著前所未有的芬芳，脈搏不受控制地鼓動著，每一條血管都逐漸的興奮膨脹，還沒來得及思考這不尋常的反應，他的雙腳已經自動朝著興奮的源頭前進。

啊！是一個…人？

靠臥在樹幹後頭的，是一個萎靡虛弱的身軀，半邊臉被一頂大草帽遮住，剩下的半邊埋進左邊肩窩，從側面可見喉結上下滾動，好像不斷地吞嚥著什麼。察覺有人靠近，那人慢慢抬起頭，左肩上浮現一個鮮紅的齒痕。

哎呀！這人流血了？他驚訝地愣在原地，隨即發覺自己驚訝的，竟是那汨汨而出的鮮血所帶來的震撼喜悅。

像幽暗冥河裡乍見點點星光，像廣闊沙漠中乍逢一池甘泉，他雖然不懂自己為什麼如此渴望那鮮紅色的液體，但仍然不由自主地張嘴湊近。久旱甘霖，直衝天際的香醇在體內叫囂著狂喜，胃腸彷彿在這一刻同時甦醒，咕嚕咕嚕地叫著，渴求更多的養分。不知過了多久，隨著鮮血一點一滴的吸入，滿足感上升的趨勢漸緩，被混亂翻攪的理智重新聚集，他像察覺失態似的驀然鬆口，抬頭對上那人的雙眼。

不可思議地，那人掛著一抹會心的笑，眼神欣慰卻又帶著一絲惋惜和憐憫。那是一種疼惜受傷動物的表情，但受傷的明明是他自己不是嗎？簡直是豈有此理！

「傻子…有天你會懂得…」像長輩的諄諄教誨，那人發出微弱的聲音，打斷了他即將出口的質疑，大草帽下的臉透著期盼和同情。

一陣顫慄倏然竄過，明明是那麼柔和的神情，可他卻一刻也受不了，那一副了然卻又莫名其妙的預言，像極了半仙招搖撞騙的手法，可又像神的旨諭般看透一切。他慌亂地起身拔腿狂奔，把不願承認的惱怒拋在身後，大口喘著氣，渴望就此吐出剛剛下肚的溫熱，吐出隨之而來的驚懼和疑惑。事有蹊蹺，該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，但他怕的正是弄清楚整件事，雖然腦子混亂不堪，可那隱隱然躁動著的強烈不安，正拍著胸脯斷言著黑暗與邪惡。

他只能不斷地跑著，仰著臉跑著，任焦慮的汗水蒸發在彷彿停滯了的空氣中。

\*

那晚之後，蒙頭蓋面的認知逐漸崩解，驅使著膽怯又渴望的未知逐漸成形。

莫名的惱怒和排斥感消退後，他開始納悶著：太奇怪了！那人是誰？我怎麼會有那種反應？他疑惑著那天所有的一切，直覺卻又告訴他深究下去只會招來不祥，也或許，自視覺充塞鮮紅的那刻起，自己已是個不祥之人。他杜絕任何的資訊，即使心中早有個底，卻遲遲不願承認，像插管維持生命的絕症患者，明知大限已到，卻為了最低限度的本能而掙扎著。不知者無罪，駝鳥心態成功安撫了表層一部份的思緒，反正鮮少有人會下探至如此深度，自己終有一天也

能慢慢淡忘吧！

即使那回憶又濕又燙，感性衝動，一如燒開的滾水。

表面上，他仍然是一個柔順的好孩子，雖然比以前更加陰沉寡言，但身邊的人都把這樣些微的轉變，視為後青春期變相的孤僻，那種不哭不鬧，不會帶給人一絲困擾，卻也讓人猜不透的安靜。然而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一股不願承認的渴望和憧憬正慢慢地甦醒，在體內衝擊著自己的靈魂。

對抗無時無刻鑽蝕著自己的慾望，他木然地嚼著餐桌上的佳餚，卻怎麼也無法出聲附和其他人讚賞的美味。麻木的嗅覺出賣了他的表情，即使不斷地說服自己那只是個意外，但在那頂大草帽的陰影下，血液特有的腥濃甜香彷彿生了根似的，緊攫著自己的中樞，連帶著綁架了一切的感官和情緒。

不行，再這樣下去會露出馬腳的。沒想過別人知道了會怎麼樣，總之，千萬不能被發現。

其實，他並不是一個堅強的人，只是這樣的命運迫使他與堅強相依為命。為了保護脆弱的堅強，他慢慢地學會微笑接受別人眼中的美食，學會適時地展現飢餓，學會在用餐時間表演興奮與貪婪。他用誇大的情緒掩飾自己的與眾不同，然後在夜深人靜時，蜷縮著、顫抖著，大口大口地嘔出強嚥下的委屈。

若想成熟，就得經得起寂寞，但令人難受的，是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成長，或者只是在受苦，因為真實的自己…噢不，那個噬血的人不是我，我吃的是跟大家一樣的、正常的食物！他如此欺瞞著自己。

\*

「驚傳吸血鬼現身校園！」報紙頭版上斗大駭人的標題，尤其是那三個字，那三個他一直不願去碰觸的字，像夜市的飛鏢一樣，咻的一聲射進腦海，嵌進大腦中央，鏢尾顫巍巍地抖起一身的雞皮疙瘩。長久以來壓抑著不去探究的意志，在那三個字前蕩然無存，他咬著牙將視線聚焦在文字上，冷汗已不自覺地淌滿雙頰。

「兩名高中學生放學後留在教室，姿勢怪異地把頭靠在對方的肩窩，被偶然經過的警衛看見，才發現他們正互相吸食著對方的鮮血，警衛英勇地用電擊棒將他們擊昏，隨即報警求援，將兩名邪惡的吸血鬼繩之以法。」一段文字後是一張眼部塗黑的當事人照片，兩人被銬在警局，身上都穿著學校制服，校名也做了馬賽克處理，其中一人的嘴角緊繃，顯得倔強而不甘，另一人鼻頭泛紅，顯然哭了多時。

沒來由地，他對於報導中的文字和語氣一陣反感，卻在看到照片時湧起一股強烈的違和感。閉上眼，讓文字過濾在思緒之外，兩名學生的影像逐漸清晰，他瞬間明白問題出在哪裡了。

如果單純以照片來說，誰能想的到兩個青澀的少年竟是可怕的吸血鬼？的確，訪問過他們周遭的親友，沒一個不這麼說，還約好似地同時搭配著震驚的表情效果。誤交損友、步入歧途等言論接二連三的出現，語氣不忘夾帶大量的

同情和惋惜，他幾乎能看見那些人說話的生動嘴臉，一陣噁心反胃攪得他頭暈目眩。

「很骯髒對吧？好好的東西不吃，偏要吸血，這些噁心的下流東西越來越多，你在外頭也要小心一些才是。」不知道什麼時候，母親來到身邊，誤會了他不經意流露出的反感。

「媽，他們會怎麼樣？」壓抑著內心的緊張，他讓自己表現出嫌惡的樣子，這一刻他體會了金馬影帝的辛酸。

「有悔意還好說，如果執迷不悟，恐怕會被關進牢裡吧！」母親無所謂的聳聳肩。

「前陣子還有一群在國會外頭靜坐，說是爭什麼紅色平權，最後也都被抓起來了。」父親也出現了。

「可笑的是，裡頭竟然也有像我們這樣的純人類，真是不懂為什麼要為了那種噁心的傢伙賠上自己的前程。」母親皺起眉頭。

「大部分是年輕人吧！唉！涉世未深的，也不想先人創業維艱，要是讓那東西繁衍下去那還得了！」父親的憤慨之情溢於言表。

他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一瞬間整個人都被抽空似的，父母親滔滔不絕、直言不諱，卻像拐了彎罵人一樣，繞過他的身體，重擊毫無防備的後腦勺。現在該選擇什麼樣的情緒掛在臉上比較穩妥呢？一輕鬆的揚起一邊眉毛，無可無不可地歪一下腦袋，配上大動作的手勢，然後大嘆一聲，最後搖搖頭走開—或許是個完美的演出，但此刻的他卻沒有心情掩飾，沒有心情維持一直以來的好孩子形象，他勉強從喉嚨底部發出悶哼，一句話也沒說，飄飄蕩蕩地走回房間。

房門關上的剎那，他頹然靠著牆壁，任由身軀慢慢滑落。緊閉雙唇，他知道自己若將咬緊的牙關鬆開，哀傷激盪出的哭嚎便會奪竄而出，將他的世界吞沒，將每一個人的世界吞沒。

「…沒有悔意…執迷不悟…噁心…要是讓那東西繁衍下去…」

可是你們知道嗎？我就是吸血鬼啊！我就是你們說的噁心的傢伙啊！他在心中不停地吶喊。

是什麼讓溫和的父親如此憤怒？是什麼讓儒雅的母親如此嫌棄？是那兩個被抓到的少年嗎？還是我嗎？我很噁心嗎？揮之不去又沒有出口的情緒，在內心不斷地撞擊，像他小時候最喜歡的旋轉木馬，但色彩鮮艷的小馬如今卻成了憤怒、委屈、悲傷、恐懼，在眼前不停地轉啊轉。他感到暈頭轉向，但他不敢離開這些浮木般的依附，似乎只要稍稍鬆懈，自己就會跌下馬，被不斷旋轉著的情緒撞擊、踐踏，最後沉入海底，窒息，僵硬。

如果想哭，就抬起頭，他咬著牙愚昧地堅信著，只要眼淚沒有流下來，自己就還是個完整的人，自己就還是個沒有犯錯的乖兒子，他們也還是深愛著自己、真心為自己感到驕傲的爸媽。

\*

總之，他依然挺過來了，如同暴雨後的殘枝，孤單而強韌地挺過來了。

只是，他總是匆匆地向父母兄長道早安，總是低著頭回應他們的關懷，總是在放學後留校自習到深夜，他再也無法在這個家裡、在家人面前感到自在，只要和他們對上眼，就會想到他們無意中打在身上、刺進心臟的一字一句，分明那麼不願回想，卻總是無法忘記。

他接受了自己就是人們眼中可怕的吸血鬼，自從他不受控制地撲向那頂大草帽時，他就應該知道了吧，只是像個孩子般蹲在暗處，以為這樣就是安全的，以為這樣自己就還是純真無邪的。

可是，現在的自己難道就是邪惡的嗎？除了喜歡的食物與所謂「正常人」大不相同，而攝食的方式又略顯粗暴，然而扣除這一小部分，剩餘的他還是個人類啊！況且他也沒有傷害任何人的意思啊！上課偶爾遲到、在運動場上揮汗奔馳、洗澡前呼喚隊友打一場電玩，這些習慣依舊沒有改變，他仍然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大學生啊！是不是只要冠上那三個字，所有的人性都會跟著消失殆盡，生而為人的權利就被剝奪了呢？

他頭一次認為自己也許是個憤世嫉俗的人，以往慣於平淡冷靜地去面對所謂的誤解與不公，但這次卻考驗著他對自我價值的堅持與信任，就像自我調節的生理機制一樣，餓了才會燃燒脂肪，渴了才會濃縮尿液，在強敵環伺的困境中，動物才會想辦法生存。

然而諷刺的是，他最大的敵人正是自己。

\*

尋求認同的渴望打敗了軟弱的逃避，他開始小心翼翼地網路上、在文獻裡找尋這方面的資訊。他發現像他這種人從古至今都有，只是在相對開放民主的現代，才慢慢為人所知；他了解了自已為什麼唯獨對那晚樹叢裡的人血有興趣，因為像他們這種人是不會侵犯純人類的，而且不具有傳染性，雖然是天生的，卻和遺傳沒有直接的關係；至於要如何分辨「同類」呢？在第一次吸血之後，自然會對周遭一樣的人有某種特殊的感應，可能是嗅覺，也可能是那種吸引著全身，像靜電般的反應吧他想；他也意外地發現，在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中，法律竟然明確地保障他們的人權，允許他們在公開場合中攝食，並設立了許多輔導單位，幫助他們了解自己。隨手點開一則相關的有聲報導，影片裡一大群人圍成圈跳著舞，兩個人站在中間，慢慢地將頭靠向對方的肩窩，在接觸的剎那，周圍的人群歡聲雷動的鼓譟著，彷彿新郎親吻新娘般，神聖而值得紀念。

影片不長，早播完了，他呆呆地望著黑屏，直到發現自己被眼淚和鼻涕堵得無法呼吸。嚮往於受到眾人祝福的天性，又對於自身的渺小感到哀戚，他苦笑著任淚水自臉龐滑落。

他在這樣客觀的細語裡看見了微微的曙光，但他沒有忘記在主觀的咆哮中震顫著的神經，曙光只在早晨出現，而神經總不時地抽痛著。

\*

在這樣的桎梏中，他能為自己喜歡的事所做的，就是努力地不去喜歡。

就像盲目地帶公式一樣，他在大時代的方程式裡，半強迫地填入別人眼中正常的東西，只要等號右邊是乾淨俐落、又能獲得贊同的正確答案，他好像也能有那麼一點點博得認可的安心。在這個目前還是不被接受、甚至遭受強烈反對的圈子裡，他靜靜地看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看著有人搖旗吶喊，有人靜坐示威，想著爸媽的排斥和鄙夷，任由各種臉孔在身體裡不斷替換，最後還是戴著厚厚的面具，消極地侷限於自我肯定與否定的邊緣。

血液對他而言，不僅僅是一種肉體上的需要，而是徹底解放靈魂慾望，撐起整個人格的基礎。但他沒有辦法效忠自己內心深處的呼喚，他無法想像兩個不被世俗所接受的人，為了滿足一己之私，而用這麼卑鄙的方式傷害身邊的至親。好幾次看見哥哥疑惑的表情，他幾乎忍不住向哥哥傾訴，但他又怕心底的祕密就此洩漏，雖然哥哥一直都很照顧自己，但他承受不起那萬分之一的風險。

並非不相信別人，而是不相信自己，他不相信自己能在這樣的環境裡被接納。從疑惑到焦慮，再從沮喪到接受，就像癌末患者一樣，被現實逼得向命運低頭。無從欺騙自己，卻也無力改變別人，也許自己還不如一個病患，沒有家人的支持，沒有親友來探病，最重要的是，不能讓任何人知道自己有病。

\*

面對自己的渺小，他遊走在怯懦和武裝之間。

漸漸地，他完全失去了吃東西的滿足感，他無法對任何食物提起興趣，吃飯就只是一項例行公事，為了符合父母親的期待，為了在大家面前表現「正常」。他很少像以前一樣縮著身子發抖，也不再因為委屈而哭泣，說是習慣了吧，可又常常夢見自己克制不住地爆發，家人驚愕又失望的表情，朋友刻意疏遠的動作，然後在一陣毒打謾罵中驚醒。

每當走在路上，他只能由著那種鮮甜的香味擦過鼻尖，頂多回頭多看一眼，若正好接上對方的目光，唯一的選擇是轉身加速離開，否則，他不確定自己是不是能忍住那漫溢的慾望。若遇上有潛力、自己卻還不知情的人，避而遠之對他來說簡單的多——有些權利註定先天就被剝奪，沒理由要另一個人也經歷這些，希望他們永遠停留在單純的階段——他擅長的，正是這種缺乏病識感的溫柔體貼。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教室裡，那可就痛苦了，他幾乎沒有辦法讓自己好好坐在椅子上，更別說認真上課了。像染上毒癮似的，那頂大草帽不時地在眼前搖晃，即使自那次意外以來，他都沒有再碰觸血液，但只要一個不留神，那殘餘在記憶裡的美好，就會勾出一身的麻癢，一次比一次難受。

\*

不知是幸還是不幸，哥哥終於察覺了他的焦躁，在一個爸媽遠行的夜晚，走進他的房間席地而坐，擔憂而執拗地詢問這一切。初時他仍倔強地逞強，拚死保護著自己，後來是這樣的一句話——「不管你發生什麼事，就算全世界都不

相信你了，我還是剩下的那個唯一會相信你的人啊！」——讓他徹底崩潰了。

他嚎啕大哭了一場，斷斷續續地述說這陣子的種種，一面深呼吸止住抽噎，一面偷偷觀察著哥哥的表情。到了這個不得不揭發的地步，他仍然深怕哥哥忍不住驚慌地逃開，甚至一個突然的、細微的顫抖，都能深深刺進心底，搗爛脆弱的堅強。支撐他講完全程的，除了對兄長孤注一擲的信任，更多的是一股再不說就要窒息的壓迫感。

小心翼翼地瞥著哥哥，他大氣也不敢喘一口，只能低著頭等待審判的降臨。一分鐘猶如一輩子，出乎意料地，哥哥什麼話也沒說，只是張開雙臂，深深地將他摟進懷裡。這一刻，他感到這些日子來的辛酸和艱苦，一瞬間全都瓦解了，彷彿凍僵緊繃的身軀乍然被一池溫水包圍，一放鬆，他哭得像個小孩。

「你怎麼現在才告訴我…」一向開朗陽光的哥哥竟然語帶哽咽，他更加感動的泣不成聲。

\*

讓人如此堅強的，除了懷抱著的希望，還有承受過的悲傷。

在哥哥的安撫和開導下，他覺得僵硬的心似乎慢慢變得柔軟了，黑暗的視野盡頭，出現明朗的曙光，神經抽痛也逐漸麻痺。雖然胸口正中央依然插著一根刺，那根由父母親嘴裡吐出的刺，但他努力忽略，不去挑撥，痛楚也就不那麼鋒利了。

他亦步亦趨地跟在哥哥身後，像小時候一起走路上學，哥哥總是在前方保護著自己。首先是主張紅色平權的地下樂團，接著是一場非公開的人權演說，還有相關團體舉辦的說明會，哥哥拉著他參加各種講座和活動，內容不乏記錄片、經驗分享、精神喊話等等。他訝異於哥哥對這方面的接受與熟稔，印象中他一直是個好動直率的大男孩，臉上總是帶著笑容，鮮少談論社會議題，更不曾強勢地主導什麼。

對於這樣的疑問，哥哥只是笑笑地說：「你也該長大了！要學著保護自己、捍衛自己的權力！很多人比我積極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」有那麼一瞬間，他對那個一直被困在悲傷裡的自己感到慚愧與厭惡。

努力邁開步伐，踏進這片不曾接觸的領域，他有種重新認識自己的感覺，彷彿他探索的不是外在的世界，而是透過外在世界去瀏覽自己的內心。他認識了一些友善的純人類，也在大大小小的活動中更加了解彼此，但對於結交同類朋友，他仍然卻步，擔心自己無法自拔，害怕再往前踏一步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

然而，能回哪兒去呢…？

\*

像他這樣的人，不論處在什麼樣的情況，總是能把自己困在不上不下、自以為安全的過渡地帶。唯一擺脫尷尬處境的方法，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等待，上一次拯救他的是哥哥，這一次，是Q。

紅色平權論壇，一個對他來說全新卻不陌生的領域，許多的故事與對話、

心酸與歡笑，透過一樣的字體、一樣的格式，在網站上載浮載沉。在這裡，多的是和他一樣的人，初接觸時的猶豫和躊躇，如今立刻被前所未有的歸屬感驅逐得一乾二淨。即使大多時候，他都只是靜靜地看著其他人的對話，但他的視線彷彿可以穿透那些無聲的話語，窺見一雙雙在鍵盤上不斷敲擊的、賦予文字溫度與力量的手。每天，他開始期待著深夜的電腦螢幕，就像晚間十一點才營業的場所，只不過徜徉其中而雀躍不已的，是他的靈魂。

「我們…是一樣的吧？」記得和 Q 的對話框裡，第一句是這樣開始的。不同於「嗨！你好！」這類制式的搭訕，Q 的文字細細地搓成一條柔中帶剛的繩索，不偏不倚地套在他的肋骨上，每晚，Q 輕扯著牽繩，引的他心甘情願地慢慢靠近。

Q 出現得恰到好處，在他的眼睛被刺眼的光照得迷濛時，湊巧掌握了靠近的最佳時機。他們分享著生活中的大小事，也暢談著孤單的心事，雖然看不到對方，但在一來一往的文字間，他彷彿看見了一個理性與感性兼具的個體，帶著一副知性的黑框眼鏡，有時強硬地表達立場，有時又溫柔地縫合脆弱，每每在他找不到適當用詞形容情緒的時候，Q 的文字就會輕撫著他的背，讓他咳出腦中的混亂。

他感謝哥哥領著他到另一個新的境地，但他更感謝 Q，是 Q 讓自己真心的微笑，是 Q 讓自己不害怕流淚，在 Q 面前，他擁抱著一份真切的歸屬感，也深深擁抱著自己。這幾夜，他不再夢到那頂大草帽，取而代之的，是 Q 臉上的黑框眼鏡。

「如果我們想要做的，不是長輩所控制的樣子，不是社會所規定的樣子，我們就得勇敢的站出來，溫柔而堅強地推翻這個世界。」Q 的語氣總是這麼讓人放心，「所以，可以讓我見見你嗎？」

溫柔而堅強地…溫柔而堅強地…他腦中迴響著這幾個字。

在意識重返之後，他呆呆地看著自己剛剛發送的訊息—「好。」

\*

柳暗花明後乍現的曙光，究竟能不能照耀著自己呢？

遠遠地，他就聞到一股濃郁的香味。Q 雖然沒有戴著想像中的黑框眼鏡，但剛勁又不失柔和的身體線條，配上沒有一絲鬍渣的臉，整個人果然散發著清新的氣質，但在皮肉底下奔流著的血液，卻帶著濃烈的狂野，誘惑力十足地向他逼近。

感覺不到一絲緊張，Q 大方地遞出右手，淡淡地笑著：「我是 Q。」標準的男低音。

他猶豫了一秒鐘，輕輕握了一下 Q 的手，顯得有些不知所措。

Q 似乎被他的慌亂逗樂了，優雅地揚起嘴角，雙手插進休閒褲的口袋裡，轉身走了幾步，回頭示意他跟上。

他有點惱羞，覺得自己像一個初戀的女孩似的，被一個經驗老到的型男耍著玩。然而，他的緊張不全然來自認識「同類」，大多反而是為了抵抗生理反應



而起，畢竟他是一個注重內涵的人，而在這幾日與 Q 的交談中，他承認自己對 Q 產生了某種程度上的好感，也因此 Q 的味道才會如此致命地吸引著他。話說回來，Q 難道對自己的脈搏一點都不心動嗎？

還沒來得及理清千頭萬緒，前面的 Q 停下了腳步，轉身面向自己，臉上依然掛著笑容。他抬頭看看四周，這才發現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他們已經遠離塵囂，置身一片深林裡。

沒來由地，大草帽的陰影倏然從眼前晃過，他微微皺眉，往後退了半步。

「你有沒有想過，我們的靈魂怎麼了？」Q 突然開口，臉上的笑容消失了，「我們活著是為了什麼？」聲音低沉，他不確定 Q 是不是真的在說話。

像每天晚上的心靈時間，他熟悉於這樣的語氣，因此放心地垮下肩膀，「為了…就為了活下去吧…」他輕聲應著。

「嗯。」Q 只悶悶地發出一個單音。

沉默慢慢地籠罩著兩人，他覺得自己快要喘不過氣來。忘了是他先看向 Q，或是 Q 的眼神無形中勾引著他，當他對上 Q 那滿溢著悲傷的雙眸，他彷彿從那對眼瞳的反射裡，看見了一個身影，那輪廓看起來像極了他自己，卻帶著一頂突兀的大草帽……

他再也忍不住了！

一個跨步上前，他第一次任性地順從自己的本能，拋開一切地為自己的渴望而勇敢。他咬開了 Q 的皮肉，咬開了父母的期盼，咬開了自己的糾結。新鮮而清澈的血液，沖刷著生鏽的食道，滋潤了乾涸的腸胃，回憶與現實重疊，他像第一次彎身在那頂大草帽底下般，盡情地、無憂無慮地體會著靈肉合一的快感。

突然，因興奮而劇烈跳動的心臟漏了一拍，在這個血液停止流動的空檔裡，左肩赫然傳來一陣刺痛，隱約感受到兩片溫軟的唇瓣貼著傷口，是 Q。

就是說嘛！這樣才對啊！感動和驕傲湧上心頭，他知道自己正被迫切地需索著，一如他認定了生命伴侶般吸吮著 Q。在夕陽下，兩個人影交疊成詭異而美麗的剪影，在這一刻，他們不再探討為了什麼而活著，不再矇起對方的眼睛欺騙自己，他們是花和蝴蝶，蝴蝶因花而雀躍，花也因蝴蝶而繽紛。

如同高潮和射精無法區辨先後，他在滿足的同時，流下了兩行淚水。Q 遠比了解他、引領他、開導他還更有意義，如果說，大草帽下的鮮血是一切的開端，那麼 Q 的血就是巔峰，是超越了深淵、荒涼、失落與難堪的巔峰，站在這樣的巔峰上望出去的，是追求、實現、珍貴與不凡。視野越高，心則寬，而所有的差異也因此顯得細微，他在代表著歡愉的紅色光芒裡，看見了自己的立足點，看見了相伴身旁的 Q，看見了無數的同類和純人類。

與自我價值偶然相逢的剎那，他看見了每一個生命的慈悲。

\*

這次，他沒有逃開。

「我們，都不是第一次吧？」他難得先開口。

「嗯，雖然我的第一次很奇怪，怎麼也想不通。」Q 聳聳肩，他的笑容又回來了。

在那樣的笑容裡，他明白 Q 的遭遇必定和自己相去不遠，懵懂地被自己的慾望拉進另一個世界，膠著於苦澀和哀痛裡，獨自與灼熱的體貼拉扯，然後被烙上不屬於自己的道德傷痕。

突然間，他心疼起 Q 的笑容，一如他心疼著自己的過去。當初因過度曝光而短暫消失的疑惑，如今又一股腦兒的淹沒了他——為什麼我們不能理所當然地享用鮮血？為什麼我們的笑總是帶著無奈？為什麼我們要在城市的光影裡偽裝著自己？愛己所愛成了奢侈的行為，就算如此小心翼翼，在整個時代的定義裡，依然為人所不齒嗎？

「啪！」一個輕脆的聲音把他拉回現實，Q 用兩指拈起被打死的蚊子，隨手甩在地上。

那聲音不大，卻引起了腦內的共鳴，嗡嗡地打斷了他的思緒，「嚓」一聲切斷了光明的來源。目睹這一幕，他像決定了什麼似的，嘴角詭異地慢慢上揚，在這一秒鐘，在他二十年的生命裡，他頭一次明確地知道自己的目标，頭一次眼神堅定地望著另一個人。

Q 察覺了他的異樣，但似乎震懾於這不尋常的氣勢而沒有開口，平靜而疑惑。

「嗯，沒有用的，跟蚊子一樣。」他輕輕拍了拍 Q 的肩膀，隨即邁步向前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Q 的語調透著一絲擔憂。

「傻子，有天你會懂得。」與 Q 擦肩而過時，他喃喃地這麼說，一半對著 Q，一半對著自己。

\*

與 Q 分別時，他沒有說再見。

當然，他沒有多餘的勇氣回到家裡，也沒有任何理由給哥哥一通電話，因為他全部的心力，都專注於即將發生的事情上。

他並不覺得自己思慮不周，相反的，他認為自己掙脫了所有的牽扯，無論理性還是感性；他不覺得自己幼稚愚昧，相反的，他認為自己的成熟已經越過了可以評價的範圍；他不覺得自己自私懦弱，相反的，他到死都謹守著體貼和謙遜。

的確，把他逼上絕境的，正是他一身潔白無瑕的美德，這樣的美德總生著倒刺，一不留神，就把自己扎的體無完膚。而這樣的念頭又是何時發跡的呢？或許是看著每一篇負面報導的悲傷，或許是遭受至親無意中猛烈抨擊的哀痛，或許是壓抑著自己、深怕被發現的膽顫，或許是歡愉過後，對自己和家人的內疚，以及整個時代的不滿與怨恨。

其實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！討人厭的蚊子永遠都沒有存在的理由，在 Q 拍

死蚊子的那一刻，他覺得遭受背叛，他覺得自己剛剛鮮艷起來的世界，倏然墮回黑夜，而自己千辛萬苦築起來的希望，也在那一瞬間全被拍碎了。

\*

信步而行，沒想到竟然來到事件最初的發生地。

「傻子…有天你會懂得…」那頂大草帽下的聲音言猶在耳。

他低下頭，盯著自己的肩窩，那裡還留著一個明顯的齒痕，Q的齒痕。他對準那個齒痕，深深地咬了下去。

漸漸地，他四肢乏力，頹然坐倒。沒有人告訴他這種方法，但他知道自己的努力正一點一滴的流失，他知道自己二十年的生命即將在此結束。

他用盡力氣地吸著，吸著，吸著……

最後，當他再也無力吸吮時，他勉強抬起頭，眷戀地看了最後一眼。這一眼，他不見父母的臉，也不見哥哥的笑。

他看見了Q，而且，Q也戴著一頂大草帽。

\*

「噓！小心！」這是一個吸血鬼猖狂的年代。

然而，誰該小心？